前言

這本書是給所有受洗歸入基督的人的召命呼喚（vocational summons）。的確，在我們的洗禮中，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們行事為人都有新生的樣子，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羅六4）。這正是為甚麼不論古老還是新近修訂的洗禮禮儀，都邀請我們要拒絕撒但及撒但一切虛假的承諾，並確認我們效忠耶穌為主，這是一段具顛覆性的信息，值得我們以最堅定有力的文字一同唱出來。這本書見證教會的歌唱是一門不可或缺的洗禮慕道課程，是一所充滿喜樂、具革命性的培訓學校，為所有尋求活出受洗呼召的人提供指導。

這呼召不僅僅是給牧師、神學家和教會音樂人的，亦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的。當我們一起歌唱時，我們所有人都有非一般的機會，活出我們的呼召 —— 按照布魯格曼教授的說法，把我們的歌曲視為「顛覆活動用的台本」（“script[s] for subversive activity”）。以這樣的方式歌唱，我們放棄了「普羅米修斯式對管理和控制的自負」。深刻感受澎湃的頌歌怎樣「推動我們着手改變生產、分配和消費模式……變得善待鄰舍關係」（“will propel us to engage on behalf of altered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 altered toward neighborliness”），並且擁抱《海德堡要理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的信仰宣認中賦予生命的信念 —— 我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們「無論是生是死，我的肉身與靈魂都不屬於〔我們〕自己，乃是屬於〔我們〕信實的救主耶穌基督」。[1]

布魯格曼的著作是一記當頭棒喝，叫我們停止用自動導航模式唱歌，戒除對自己所唱的一字一句掉以輕心這個根深蒂固的習慣。正如當遊客原本感到頭昏眼花、一味走馬看花地參觀美術館時，一位大師級導賞員喚醒他們的想像力，布魯格曼在本書之中邀請我們放慢下來，更深入的留意教會的詩歌，讓我們發現這些歌曲往往以何等精彩動人的方式，重新呈現我們所居住的世界。

這樣對教會歌曲的高度重視，同時能祝福教會作詞人和作曲人的特殊召命，並能使他們得到磨煉以變得更敏銳。現今的會眾詩作詞人都蒙呼召，進入一種歷史悠久的遣辭造句技藝傳統之中，其中的藝術性不在於以模糊和難以捉摸的方式回應世界，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現深邃的靈性奧祕和激動人心的認信與情感，使人們在第一次接觸時就能理解，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藉反覆的接觸得以深化。這確實是一項神聖且重大的挑戰。教會其中一位最傑出的神學家如此這般不單止持續關注神學論著，還留意聖頌詩章 —— 不論是華滋（Watts）、衞斯理（Wesley）、華盛頓．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和西菲拉．杜菲．馬丁（Civilla Durfee Martin）的詩詞，還是多首匿名創作、具預言警世意味和表達自由的歌曲，以及民間詩歌歌詞，這是何等重要的肯定。

對那些在寫作詩歌時改述或呼應聖經之中先知式詩詞（prophetic poetry）的人，他們的寫作與其說是一種表達自我的行為，不如說更傾向是跟隨師傅的學徒學習（apprenticeship），而這本書正是為他們送上的特別祝福。確實，古老的文字、圖像和聖經的文體真的仍舊處於我們的前頭，正招着手呼叫我們邁向與上帝、與彼此，並與上帝所愛的世界更深入豐富的共融。我們多麼需要以聖經為師傅的先知式詩人。

我愈沉浸於這本書的文本當中，便愈發想起那些在世上各處數以千計的人，他們一周復一周的選取詩歌，並帶領那些聚集敬拜的上帝子民一起歌唱。他們需要得到肯定、感謝、呼召、挑戰和給予資源。眼尖的信徒領袖閱讀這本書後，可以為教會生活中這些重要崗位制定一份相當詳盡的職務描述：

- 將詩歌塑造成喜樂、有生命力的行動，以抵抗偶像崇拜。教導我們明白詩歌是對付剝削和非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的醫治良方。
- 學習研讀那些與你喜歡的詩歌相關的經文，研讀在其中、在其周圍及在其背後所包含的聖經經文。
- 不要過分為着要顛覆而顛覆，以致你無法察覺到真實的、關乎聖約的、肖似基督的顛覆模式。培養那種慎思明辨所需要的基進神學想像力。
- 以身作則地教導我們，歌唱作為恩賜（gift）和呈獻（gifting）是甚麼意思 —— 每一首詩歌都是一份恩賜，每一次唱頌詩歌都是一份恩賜，每一首詩歌都為恩賜和呈獻作見證，每一位歌者都是呈獻中的恩賜。
- 專注於那些傳達慈愛（*hesed*）的重量感和盼望的詩歌，以及傳達上帝那強韌牢靠、本於聖約的休戚相連（solidarity）和仁愛恩慈的詩歌。
- 從多愁善感的垃圾箱中救回老調重彈。拒絕庸俗（kitsch）。

- 留心處境脈絡（context）——每篇聖經經文的獨特背景脈絡，每首詩歌誕生時所處的獨特背景脈絡，今天唱頌這首詩歌時所處的獨特背景脈絡。
- 不要單單選取那些呈現羣體已有經驗的詩歌，還要選取那些能對羣體帶來挑戰的詩歌，促使羣體對上帝再多一份順服，以多一點活潑的方式來思想上帝聖約的愛與信實。

噢！我們真的需要給具牧養職分的音樂人（pastoral musicians）更多像這樣附帶指引的職務描述。正如布魯格曼所說，許多羣體都有一種習慣通病，就是採用能撼動世界、令人驚異的文本，然後卻配上極其因循習用和流於煽情的音樂來演繹。藉着以上的職務描述，這將會是多麼強而有效的解藥。

最後，這本書向那些活在靈性狀況堪憂之「敬拜工業」世界的人發出呼召。歌曲在我們的世界裏被買賣，包括那些頌述上帝聖約信實的詩歌。理想而言，這個經濟模式可以為那些被稱為詩人、作曲人、編曲人、經理人、發行商，甚至是著書的教授提供合理公道的報酬。我為所有持着公義為本的操守參與這個經濟模式的人讚美上帝。然而，這是一個靈性險惡的世界，一直受名人偶像化及那種令布魯格曼哀嘆的極權主義、磨滅人性的詩歌商品化情況所誘惑。

願每一位有份於這個經濟模式的人都關注這本書的信息：保持警覺以防教會詩歌被商品化；拒絕一切遮蓋基督教福音全貌的事物；不要遏止那些在邊緣上發出、像微弱燈火般的聲音，不然他們所唱的歌就無法被聽見；拒絕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擁抱各種創作、策展、接收和頌唱詩歌的方式，藉此向世界展示上帝所賜的平安（shalom）。

願上帝的靈使用這本書，啟導這種信實、本於洗禮式的見證——向榮耀上帝唱頌平安。

維特立（John D. Witvliet）
加爾文基督教崇拜研究中心
加爾文學院及加爾文神學院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試閱：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序

2013年，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U.S.A.〕）發布了一部新的詩集《榮歸上帝：頌詞、詩章與靈歌》（*Glory to God: Hymns, Psalms, and Spiritual Songs*）。[1] 為了使教會信眾認識這部新詩集，長老會安排了一系列區域性「發布會」。我有幸獲邀參加了首場發布會，並在後來參與了一場長老教會的區會（presbytery）慶祝詩集發布的活動。本書接下來的內容，是我那些活動演講的擴寫版本。

這本新詩集的副標題為「頌詞、詩章與靈歌」，是出自以弗所書五章19節及歌羅西書三章16節的字眼。那些字眼，源於兩卷書信中的用詞，既表明早期教會熱衷於歌唱，亦顯示他們認為自己是藉着頌唱詩篇延續着猶太教的歌唱傳統。在以弗所書使用那些字眼時，這種歌唱是跟醉酒和放蕩互相比對；作者敦促教會要「被聖靈充滿」（弗五18）。這種說法指向五旬節的典故，那時早期教會的門徒「被聖靈充滿」（徒二4），並且被旁觀者批評是「灌滿了新酒」（徒二13）。在使徒行傳和書信中「被聖靈充滿」與醉酒（「灌滿了新酒」）之間的對比，顯示出教會的頌唱充滿活力和情感。從歌羅西書三章16節的用法，可見到我們對「詩章、頌詞、靈歌」的欣賞，是處於聖潔生活的背景脈絡，而這種生活是以寬恕與感謝為記；這背景脈絡表明了教會頌唱是一種帶來釋放的行動（an act of emancipation），釋放人脱離討價還價（quid pro quo）的互動（欠缺寬恕之舉），和自以為自給自足的生活（忘卻感謝之舉），這些都是屬世界的標記，而教會正是在這樣的世界裏歌唱。

歌羅西書裏提及歌唱的整個段落（三12-17）表明，歌唱（連同寬恕和感謝）確實是一種抗衡文化的活動（countercultural activity），標誌出參加教會的人，並將教會從其文化脈絡區分出來。的確，會眾歌唱（連同寬恕和感謝）標明教會是一個在普遍不寬容和不感恩的文化脈絡下，成為截然不同的羣體。因此，我們可以視這部精彩的新詩集為一份顛覆活動用的台本。可以肯定的是，從我們市場文化的常規判斷，信眾集體頌唱是一項荒謬的事業：一羣無畏的人熱切地撰寫充滿古老意象與比喻，反映着前科學的世界觀的詩詞，並且歌唱着遠古的回憶、希望，以及跟「理性論證時代」（reason of the age）互相矛盾的奧祕。如果是有意識地這樣作的話，這種唱頌是完全抗衡主流文化的。

這本新詩集是一項奇蹟妙事，因為它以相當嶄新的方式，反映世界各地教會頌唱的多元和廣泛。這詩集所匯集的多種聖詩，提供了一份嚴謹的文本，超越任何宗派上或意識形態上的狹隘，能讓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一同頌唱。隨着教會接受其在世的新角色，這部新詩集更重點輯錄多首新聖頌，超越了傳統父權意識的想像及缺乏批判的凱旋主義。我的朋友巴特．甘普路（Bart Campolo）決定了成為一位「人本主義式」（humanist）的校牧，尋求喚醒那些靈性敏銳的學生，並在他們中建立羣體，他們尚未被任何傳統的基督教信仰主張所觸碰，但卻在靈性上大感飢餓和渴求。甘普路評論道，建立這樣的人本主義式羣體很困難，因為「教會掌握了所有好歌」。這本詩集正是對此說法的有力證據。世界各地的教會的確掌握了「所有好歌」，並且繼續製作能藉以招聚和表達教會信仰和教會生活的優美詩歌。

基於新詩集的副標題「頌詞、詩章與靈歌」，以及我自己在舊約聖經研究上的重心，我在發布會上的演講無可避免的涉及詩篇。因應那個場合，我決定採用四篇長篇的詩篇，它們在聖經上依正典的次序排列，各自透過各式各樣的體裁反映出不同行動。我的焦點放在「我們為何歌唱？」（“Why we sing”）這個問題上。我們甚少在教會裏提出這個問題，儘管我們經常且定時唱歌。我的意思是想藉着這個關鍵問題，反思我們唱頌詞、詩章與靈歌時到底是在做甚麼。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抽象或理論性，而是從我們應用歌曲本身的方式會得到答案。因此，按照詩篇一百零四篇、一百零五篇、一百零六篇和一百零七篇的次序，我們看到以色列以後的教會，透過持續不斷的樂韻和豐富的詩詞意象，實踐及呈現出特別屬於（但不僅限於）基督教羣體的人性化實踐。當我們回想到我們作為人的本質，就是在於我們在上帝面前展現出來的生命，這幾篇在眾多教會頌歌裏反覆出現的詩篇，其中所呈現的實踐，正展現出人性的定義。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發現：

- 在詩篇一百零四篇，我們在充滿活力的讚美中表達驚嘆和敬畏。
- 在詩篇一百零五篇，我們回想上帝的美好作為，從而驅使我們樂意順服。
- 在詩篇一百零六篇，我們回想自己的偏行己路，讓我們真誠反思自己對上帝拯救的需要和盼望。
- 在詩篇一百零七篇，我們採取感恩的行動，特別紀念那些顯出上帝轉化人心的信實與我們以物質上的感謝作回應的時刻。

四種禮儀行動——讚美、願意順服、願意被拯救，以及感謝（在這之上可以隨時加添其他類似的行動）——結合成一種對人性本

質的表達，而這種人性本質可能在聖經—福音傳統（biblical-evangelical tradition）下呈現出來，亦可能在我們的崇拜中演示出來。

完成這次演講後，我很幸運能讀到一篇論文，來自格羅斯特郡大學（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由何智耘（Peter C. Ho）所撰寫。他認為這四篇詩篇在整部詩篇中形成某種刻意的編集。[2] 除了這四篇同樣是少有地長篇這個事實，他還觀察到當中有多處互文性（intertextual）的引用，意味着這四篇詩篇之間有某些有意識的連貫。這個觀點鞏固了我之前為集中討論重點而嘗試提出的理據。四篇詩篇結合起來，為「我們為何歌唱」這個問題提供了充分的論據。

這些不同維度的人性在演示時被抱擁，它們形成了一個「恩賜／禮物的世界」（“a world of gift”），這世界拒絕那更為傳統約定俗成和普遍的「商品的世界」（“a world of commodity”）。在敬拜中暫時脱離商品世界，需要運用想像力和釋放情感，去共同對抗市場意識形態的嚴密計算。那個「在外面的」商品世界與這裏在我們頌唱之中的「恩賜世界」兩者之間的對比，查爾斯・昌西（Charles Chauncy）在1747年題為〈小心狂熱〉（A Caveat against Enthusiasm）的講道中已清楚表明了。[3] 昌西高舉基督徒敬拜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並警告人們不要狂熱：

> 當你無法跟他們〔狂熱分子〕講理，這就是第一個徵兆，但很有趣的是，所有其他徵兆都與他們的身體有關：「從他們的臉容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外表流露出某種狂熱」、「使他們不尋常地隨便說話」、「令他們渾身顫抖」，而且他們「真的無法控制自己，行動……出於誇張奇想所激發的盲目衝勁」，這正是昌西

> 想要警告人防範的，彷彿有某種「他者」進佔了身體時的感覺。[4]

取代「狂熱」的替代方案，就是合理的敬拜和合理的說話，當中重視知性約束和市場交易，來運作這種分析性認知。在這樣的世界裏，敬拜本質上就是「說話」，是長老宗信徒和其他許多基督徒慣常在敬拜中的那種合理的說話。

相對來說，歌唱是一種產生出某種自由的藝術，以抗衡這種建基於分析的控制。路易斯．海德（Lewis Hyde）談及這種對比：

> 狂熱宗教的儀式傾向運用肢體，而非說話。參與者跳舞唱歌，他們渾身顫抖。可是，沒有人會在富人聚集的教堂裏興奮若狂地跳舞。他們也不說方言，也不像基督教狂熱分子那樣高舉雙手作出向天呼求的姿勢。富人似乎有一種感覺，當你在主日愈感覺到聖靈在肉身中運行，便愈難在周一賺大錢。還是坐在教堂長木椅上聽一場演講比較好。[5]

這樣的對比當然未必全面，而且聖詩委員會亦肯定未曾刻意高舉支持「狂熱」。不過，這個對比所帶出的重點是值得注意的。唱歌（以世人的方式看來）是頗為「不合理」的，而且是見證着一種另類的現實（bears witness to an alternative reality）。

這種對比的總和，可見於任何會歌唱的信眾羣體之中。我們見到當人衝破封閉的理性判斷，大膽地進入我們無法言喻的意象，肢體便

偶爾突破限制。人們有時會舉起雙手或者跳起舞步，隨着節奏擺動。因此，「我們為何歌唱？」這問題的答案就是，藉着歌唱，我們可以證實並實現（enact）上帝所賜的人性，這份人性是以肢體上的自由、不受審查的表達及全人投入的參與為記。自從米利暗對抗法老以來便已經會唱歌跳舞的以色列人，他們早就洞悉這一點（參出十五20-21）。早期教會在五旬節時也知道這一點，而這亦令羅馬帝國的官長緊張起來（參徒十六25-34）。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解釋上帝的恩典跟所有人類「律法」相抵觸時，也知道了這一點。他知道人必須將這種恩典歌唱出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跪在警長面前，知道歌唱能夠抗衡恐嚇並且喚起勇氣。如今，有了這本新詩集，我們在這個想要藉着提供庸俗宗教作品來掩蓋有血有肉的人性（連帶其傷口和可能性）的資本主義後期，也知道了這一點。歌唱的教會向來對此都相當了解。教會愈是在主流價值觀的限制和堅持那些價值觀的經濟需要以外建立其生活，教會的歌唱便愈是一種釋放整個自我、歸回上帝形象的實踐。正因為此原因，新詩集是一個備受矚目、具吸引力、隨手可用的新舊文本寶庫。

本書的後半部分題為「我們唱甚麼」（“What We Sing”），探討十五首不同的詩歌，其中既有一些不再在某些詩集中出現的陳年曲調，又有一些較新的作品，並提出「為何我們唱這一首歌？」我用最近一次在沙勿略大學（Xavier University）的演講作總結。我有份演講的契機，其實是因為大學獲得了一部新的《聖約翰聖經》（St. John Bible），當中有令人讚嘆的書法和其他藝術作品。那個契機讓我有機會透過闡述另外三篇詩篇，帶出在我原本的研究中一些與新詩集有關的論點。

我感謝大衛．多布森（David Dobson）、大衛．麥斯威爾（David Maxwell）及一羣讓我參加這次詩集發布會的路易維爾長老會（Louisville Presbyterians）教友。除此之外，我亦很高興能向我昔日的詩篇老師艾倫．威爾利（Allen G. Wehrli）和撒母耳．戴利仁（Samuel Terrien），並一大羣長老會的詩篇學者，其中包括派崔克．米勒（Patrick Miller）、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和克林特．麥肯（Clint McCann）致敬。

我謹以這本書獻給我的朋友大衛．埃利斯（David Ellis）及威廉．韋斯特（William West）。他們是我認識的人之中最熱心、最具才華和最慷慨的教會歌者。大衛不時在我們的敬拜中獨唱。威廉坐在會眾席第一行，讓會眾找到自己唱頌的聲音。他們二人為我們歌唱的方式帶來改變。

了解我們為何而唱，能在我們歌唱時給我們帶來更深層的喜悅及更堅定的決心，讓我們在「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詩二十二3）的上帝面前毫無計算地歌唱。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試閱

Worship+

聖詩開啟的異想世界！

詩歌頌唱的究極原因和深層意義

作者 華特．布魯格曼
翻譯 李小釧
編輯 吳蔚芹
設計 黎達賢
發行人 江程輝
出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辦事處：新界葵涌大連排道21-33號宏達工業中心9樓13室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葵涌大連排道21-33號宏達工業中心9樓13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distribution@cclc.org.hk
承印 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二零二三年七月初版

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版權所有

Worship+

A Glad Obedience: Why and What We Sing

Author Walter Brueggemann
Translator Lee Siu Chuen
Editor Ng Wai Kun
Design Lai Tat Yin
Publisher Kong Ching Fa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July 2023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Unit 13, 9/F, Vanta Industrial Centre, 21-33 Tai Lin Pai Road, Kwai Chung, N.T.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2320.06 1m198 **ISBN** 978-962-294-679-8